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二五六回 鴛鴦樓天霸大戰 鳳凰嶺計全下書

卻說張七看見有個人站在鴛鴦樓屋上，便一個箭步，躍上屋面。褚標、朱光祖知道天霸到了，便跟出來。看見兩個人，在屋上已交起手來。遮攔隔架，躡跳躡縱，煞是好看。真是「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材」。兩人正在酣戰之際，忽見後屋上一條黑影，如燕子穿簾一樣，飛了過來，並不打話，舉起樸刀，直望天霸便砍。天霸急架相迎。朱光祖知道是張桂蘭來戰天霸。只見天霸毫不懼怯，一把刀力敵兩人，擋過張七，便砍桂蘭，又搗張七。只見三人戰在一處，難分難解。忽聽張桂蘭說一聲：「姓黃的！你張小姐戰你不過，咱走了。」說著虛晃一刀，跳出圈外。天霸見張桂蘭並無破綻，忽然不戰，知是她要放暗器，便一面防著，一面仍戰張七。忽聽嗖的一聲，天霸眼快，已見一枝袖箭到了面前。天霸說聲：「來得好！」順手用刀一撥，那枝箭落在屋上。他轉手才要去戰張七，只見自己的刀早被張七隔在一旁，張桂蘭第二枝袖箭又到了。天霸身子一偏，一個箭步，離了原處，將第二枝袖箭又讓過去。天霸急取出金鏢，一抬手直望張桂蘭腿上打去。張桂蘭看得真切，兩足一縱，這只鏢在屋面上擦了過去。張桂蘭躲過金鏢，復又起手，第三枝袖箭，又望著天霸射來。卻好天霸見前一隻鏢被張桂蘭讓過去，也急急的將第二隻鏢取出，對準張桂蘭肩頭打去。兩人各放暗器，一轉眼俱到面前。黃天霸便伸出右手，就說一聲：「不要走去！」在半腰裡將那枝袖箭抓住。張桂蘭見天霸的金鏢又到，也說一聲：「好，留著配個對兒！」一舉手將鏢接在手內。褚標、朱光祖二人看得真切，便喝一聲彩道：「真是配對呀！」張桂蘭知此話大意，遂一轉身躡過後屋。褚標見張桂蘭已走，便向上喊道：「張賢弟，黃賢姪，夠了，不要殺了。你倆下來歇一會兒，再議罷！」又道：「張賢弟，你未免坐家欺人了。黃賢姪一人獨戰你兩個，咱姓褚的不服氣。你下來，咱與你戰二□合。黃賢姪，你也下來幫著你老叔，還他個兩戰一。」張七、黃天霸兩人聽說，只聽撲撲兩聲，都跳下鴛鴦樓。

褚標上前，遂拉著天霸說道：「獨自來要給他家父女欺了。」

朱光祖道：「你老莫這樣說，你說天霸給人家欺，咱說天霸很願意呢！」褚標道：「這是為什麼呢？」光祖道：「天霸若與咱們同來，必不會同他們這樣大戰。那時天霸既不能賣弄武藝，怎能殺得配對呢？你道他願意不願意呢？」說著，已將褚標邀到廳上，大家坐下。褚標道：「黃賢姪，好鏢呀！」朱光祖道：「如果沒有這樣好鏢，怎麼配怎樣好箭呢？要好是大家好，不好倒不能配對了！」天霸道：「你們不要說閒話。請你老給姓張的說一句，叫他將金牌速速交出，咱回去銷差。」褚標聽著，便喊道：「張老七，你還出來招呼人家。」張七即來到廳上。大家又復行坐下。褚標又望張七說道：「特來為你們解和。天霸的本領你是見過了；你父女兩個的武藝，他也見過了，都是不相上下的。咱知道的。只等一個人來，便好計議。但現在可將金牌交出了。」張七道：「金牌是在這裡，咱要它沒用處，我便給他。難道他這會子就走嗎？且有你倆和好，不能不盡地主之情。」褚標道：「好，咱就遵命。」張七道：「你們今日可早點歇息罷！咱是去睡了。」說著轉身向後而去。褚標等安歇。

次日一早，褚標等尚未起來，張七已出來敲著房門，喊道：「還不起來麼？」褚標聽見，大家起來，淨面漱口。張七又出來陪用早點，方才用過。只見莊丁進來稟道：「門外有個姓計的，從徐州而來，要見莊主與朱爺呢！」褚標忙叫開正門迎接。

計全已從門外走進，望著褚標道：「違教又兩三日。」褚標接著說道：「你這來的倒快，那事件怎麼說了？」計全道：「托庇行了。」一回頭，見張七在側，彼此見了禮，坐下。計全見天霸在旁邊，即帶笑道：「恭喜呀！」天霸道：「喜從何來？」

計全道：「這樣喜事，還不喜麼？」朱光祖道：「計賢弟，你上門欺人了。只知給黃賢弟道喜，難道不給張七哥道喜麼？」

計全道：「不錯，是我荒唐。」於是又給張七道喜，張七也謝了。計全這才坐下，莊丁就獻茶。褚標又問道：「施大人怎麼個說法！請教請教！」計全便在身上將那件札諭取出來，遞與褚標。褚標拆開一看，但見上面寫道：欽差大臣、頭品頂戴、一等侯爵、漕河總督部堂，兼巡按都御史施，為示諭事。照得，自古英雄，半居草莽；從來巾幗，難輸鬚眉。豪傑奮與，皆屬國家之助；名媛靜好，尤為父母之光。此所以版築漁鹽，建一代承平之治；關雎麟趾，啟萬年風化之原也。本部堂恭膺簡命，總督漕河，所經大邑通都，無不採風問俗；凡遇英豪與杰士，必將虛己以求。俠女名姝，要使擇人而字。上為朝廷儲國器，俾草野共慶明良；下為斯世重人倫，使內外皆無曠怨。茲訪得鳳凰張七，老夫未耄，猶有雄心；有女及笄，偏多俠骨。何事隱身潤谷，朽木同摧？莫教待字深閨，標梅興歎。

茲有本部堂隨員黃天霸者，官居副將，不世奇英，勇冠群倫，干城上選。正譜求凰之曲，欲歌鳴鳳之章。乃千里姻緣，牽於一線；三生夙約，訂自百年。所望月老多情，早修譜牒；差幸冰人有屬，願執斧柯。六禮既成，吉期待卜；百兩以迓，佳話永傳。從茲夫唱婦隨，喜看佳人附鳳；更慕冰清玉潤，競誇快婿乘龍。本部堂有厚望焉！爾壯士其亟凜之毋違，特諭。右諭壯士張某遵此。

年月日諭大家看畢，褚標向張七說道：「賢弟，施大人如此，可謂恩威並用。你再有何說？若有疑難題目，不妨想兩件，好讓計賢姪趁此去求大人。」張七笑而不答，已是滿心歡喜。便命莊丁，趕速整備酒席，給老爺們洗塵。計全道：「就算是褚老叔、朱大哥兩人請媒酒罷。」褚標、朱光祖道：「請媒酒，也是要吃的。今日先洗塵，明日再說別的話。」大家又笑了一陣。計全又道：「張七哥，大人那件諭帖，你可收好了。我們這位黃賢弟，反覆無常，恐怕他後來不認丈人，你可拿這諭帖，同他講理。」說得大家又笑了一會。酒席擺好了，張七讓計全首座，褚標對座，朱光祖在褚標肩下，黃天霸上橫頭，張七主位，真是開懷暢談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